

## 五老村

幼儿园、五老村小学、五老村诊所、五老村的小街小巷……显而易见,在电影拍摄的二十多分钟南京内容里,五老村是最重要的篇章。

岁月如梭,跨越时间的长河,这些地方今天是什么模样?被拍进电影里的人物还能找寻到么?在电影尘封的背后,人物的命运是否也经历了跌宕起伏?

记者展开层层搜索,最终拨开重重迷雾,找到了和影片相关的三位重要人物,和他们有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。他们由衷地慨叹——仿佛就是一眨眼的工夫,历史的车轮却真实地走过了37年。

# 影片中人物带记者穿越时空

- 本刊记者沿着当年安东尼奥尼走过的路线重访旧迹,看到了什么
- 当年被摄进镜头的那些南京人,他们的命运如何
- 片中人物回忆当年电影拍摄过程的幕后故事

## 五老村幼儿园,哺乳期的女老师因为8分钟的镜头拍了一整天,乳汁喷湿衣衫



影片中的女老师就是冯萍



退休后的冯萍,生活很快乐

2008年4月,冯萍在电影里看到了36年前的自己

两根木柱支起了“五老村幼儿园”的校牌,一排低矮的老式平房……在现实生活中,我们很难再寻找到影片中的五老村幼儿园了,白下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洛锋帮忙,为我们牵线搭桥联系了白下区教育局,并得到证实:现在的五老村幼儿园就是当年那个幼儿园,只是园舍重建过。

新建的五老村幼儿园面积扩大了,各种设施十分齐全,早已今非昔比。现任园长周俐明热情接待了记者。据她介绍,去年4月份,她偶然看了《中国》这部影片,看罢内心欣喜,“介绍南京的内容有20分钟,其中有8分钟是介绍我们五老村幼儿园的!”

经过幼儿园老员工的一番仔细辨认,大家确定影片中出现的3位幼儿园教师,有一位就是退休人员冯萍。听说记者要采访,周俐明园长将冯萍请

到了幼儿园。一头卷发,夹杂着几缕银丝,记者在脑海中像放电影一般将她与3位老师做对比,但还是没法“对号入座”。“那个穿着蓝布小褂,扎着两根麻花辫的就是我。”冯萍一脸和蔼地说,她看过影片,已经辨认出自己了!

冯萍介绍,当时她刚生下宝贝女儿,还在哺乳期,但为了配合安东尼奥尼拍摄,她一天没给女儿喂奶,搞得乳汁喷了一身。“8分钟影片,他拍了一整天,现在回想起来,安东尼奥尼真够敬业!”

拍摄时,摄制组的人“野蛮”翻窗户

拍摄影片时,冯萍才25岁,但面对“老外”和不多见的摄像机,她却一点儿也不紧张。原来,当年的五老村幼儿园经常接待外宾,不论是老师还是孩子们,对外国人都见怪不怪了。

可这次剧组的到来,倒是让冯萍留下了“不好”的第一

印象。“幼儿园里一下来了四五个人,个个高马大,穿着短袖上衣,露出长长的汗毛。他们扛着很多架子,拍了不少很不好的镜头。”

在影片中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,当年幼儿园教室的窗户安装得很低,大开的窗户外就是走廊,“他们就从这窗户跨进跨出,我们都在想,这群人怎么这样野蛮?”除此之外,剧组人员的“拍摄内容”也让冯老师产生了不满。“那时候,幼儿园条件与现在不能比,孩子们上厕所时都用马桶,而一旦有孩子要解手,他们就一直跟着拼命拍,直到孩子把厕所上完为止。”

但时过境迁,她释然了:“这部影片确实为中国人记录了一段真实的历史。”见多识广,眼界开阔的她也理解安东尼奥尼当初为什么会从窗户跨进跨出了,“从大门进来,孩子们肯定会发现,他从窗户进来是为了抓拍到最真实的一面。”

遗憾的是,摄入镜头的另外2位幼教老师已经去世

当年,五老村幼儿园有大、小和托3个班。冯萍说,在幼儿园规律的生活中,尽管饮食条件比现在要差很多,但孩子们都养得白白胖胖非常结实。不过,时隔太久,电影画面中的孩子,冯萍一个都叫不出名来。

除了冯萍,五老村幼儿园还有另外两位老师出现在影片中,她们会不会记得往事呢?遗憾的是,当我们追问那两位老师的行踪时,周俐明说,她们都已英年早逝。

“梳着两根小辫,在一间教室里带着孩子们做游戏的老师名叫邬洁卿,是当年小班的老师,因为罹患子宫癌,1987年就不幸去世了。那位弹着钢琴,带着孩子们唱歌的老师叫郑繁浩,因心脏病发作,于1982年的一天,在睡梦中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丢下了一双年幼的儿女。”

## 五老村小学,学校运动会上的体育老师,今天才知道当年进了电影



影片中,孙昭业带领孩子们开运动会



退休后,孙昭业每个月都要来操场转转

体育老师孙昭业,“没想到他把我拍进了镜头”

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,操场上,学生运动员喊着嘹亮的口号踏步进场。一个体育老师手持喇叭,在队伍前方倒退着走,高声喊着口令,“运动员进跑道,跑步走!”她的身影始终背对着镜头,步履矫健。在她的指挥下,各个年级的接力比赛有序地进行着。这是影片中拍摄的五老村小学运动会的画面。

那个体育老师还能找到么?记者通过白下区委宣传部和教育局的帮忙,找到了五老村小学现在的副校长魏洁。她热心地为我们联系到了一位过去的老校长——今年73岁的孙昭业,凑巧的是,这位老校长过去就是体育老师,难道她就是我们要找的片中人么?

记者找到了孙校长现在的住处,在五三三一军工厂大

门口等待她时,她远远走来的身影,依稀与片中人重叠了起来。“1972年?我那会是在学校做体育老师,搞运动会。”太意外了,我们这么顺利就找到了片中人。

如果不是我们提起,孙校长已经不记得拍电影这回事了,“这么说起来,好像是有个外国人来拍我们学校。”不过,她不知道安东尼奥尼的名字,也忘记了他的模样。她说学校当时并没有做特别的安排,那天恰逢六一儿童节,而学校每年六一都要搞运动会。

她同样不知道的是,自己被记录在了部电影里。“真的么?”孙校长有些不敢相信。我们与孙校长再次一起观赏了这段影像,当画面里出现她的背影,老人紧盯着屏幕,仔细辨认。嘹亮的口号声传来——“四年级五年级,快速接力,现在开始!”她终于确认了这是自己,扑哧笑了:“就数

我嗓门大,喊口令都是我来喊。”跟随着画面里的接力跑比赛,她渐渐勾起了对往事的回忆。

忽然,镜头里出现了一个孙校长的近镜头,记者惊奇地发现,老人的神态与年轻时是如此相像,连发型都没有什么改变。她把头凑到屏幕前,仔细看着37年前的自己,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神奇。

当年的操场,如今是塑胶跑道边的一块小空地

孙校长忆起了往事,“我是1965年到五老村小学做体育教师的。”直到1992年才退休,不过还在学校做退休老师的组织工作,直到2006年中风才没有继续干。

“我们再去学校走一走吧!”孙校长发出了邀请,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,我们跟着孙校长一起“寻梦”。她介绍说,学校是上世纪80年代初

扩建的,主教学楼是原先的自来水厂宿舍,只有两幢破旧的邮电局宿舍楼还维持着当年的风貌。踏上操场的那一刻,孙校长的脸上立刻多了些许神采,因为这里是她最亲切的地方。

“那时候,操场才这么一点点大。”孙校长指着操场,陷入了沉思。片中我们看到的给孩子们用于赛跑的那个简陋的操场,现如今成了塑胶跑道边的一块小空地。

“每个月,我都要来操场走一走。”孙校长退休以后,一直保持着这样的习惯。大半辈子从事体育,她的心里真的离不开这个地方。不过告别了操场,孙校长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红红火火。她现在跟着二儿子一起生活,儿子是厂里的助理工程师,有个小孙子在念初三。大儿子在美国,大孙子在美国念高三,一家人一两年回来一次,每周都要通一次电话。

## 五老村诊所,名中医目睹了安东尼奥尼对中医药的误读



《中国》中拍到的五老村卫生站

老外来了,社区主任喊大家赶紧收被子

和五老村幼儿园以及小学相比,片中出现的诊所特征极其模糊。

这个诊所究竟是五老村中的哪个诊所?当年在哪里?现在还存在么?

记者先找到了与幼儿园和小学最为邻近的、位于新巷12号的五老村卫生服务站,里面的工作人员很肯定地说不会是在这里,因为这个卫生站是上世纪70年代末才建的。

五老村里当年还有别的诊所么?通过五老村街道孙钢钦主任的帮忙,记者见到了上世纪60年代五老村街道的老领导黄贤。她说出了一个重要信息,“五老村里还有个卫生所,原来就在太平南路四川酒家的北面,但是现在已经拆了,会不会在那里拍的?”据她说,五老村卫生所合并到长白街上的三条巷卫生所。

记者来到长白街,黄老所说的三条巷卫生所其实就是白下区中医院门诊部。与门诊部张仁军主任的巧遇却让记者有了意外收获。

“我从小就住在这一带,当年安东尼奥尼拍片,我还跟着他的车子跑。”1972年时,张仁军初中刚刚毕业,正处待业期,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耍。6月的那天下午,四条巷社区主任上官秀金忽然通知各家各户把晒在街边的被子、草垫收回家去,因为一个导演要来拍片子了!张仁军眼见着一辆黑色轿车从眼前开过,“安东尼奥尼坐在副驾驶,后排座位上有一个穿黑衣的女的,从车里下来,撇着屁股,拿着摄像机在沿街拍摄。”

那么诊所是在哪里呢?张仁军给出了另一个重大线索:“你们去游府新村卫生服务站找一个濮大夫,没准他能知道些情况。”

抱着一线希望,记者在那里找到了南京名中医濮方口。

安东尼奥尼误把应景盆景当中药

濮老今年74岁,精神矍铄。从他口中,我们知道了被拍进电影里的卫生站是五老村卫生院下属的卫生站,1960年成立,它当初的位置就在我们首先找到的、位于新巷的卫生服务站的南面20米处。此前被猜测的位于

太平南路上的“卫生所”其实是五老村卫生院。

濮老当时是卫生院的中医,在卫生站做负责人。“我记得很清楚,那一天是6月1日的上午。”对于安东尼奥尼到来的日子,濮老印象深刻,因为“到黄梅天了,接连下了几天雨,6月1日那一天,突然天气放晴。”濮老说,那天大伙都忙着把家里的被子拿出来晒,新巷的居民却接到通知说不让晒。就这样,安东尼奥尼来了,濮老当天陪同他2个小时。

在卫生站,濮老向安东尼奥尼介绍了五老村的情况,那些解说词他现在都还记得,“原来这是个苦老村,现在是个幸福村,人人动手,改造家园……”说每一句话,他都小心翼翼,生怕领导不满意。

镜头里出现的那些中草药,但是现在已经拆了,会不会在那里拍的?”据她说,五老村卫生所合并到长白街上的三条巷卫生所。

在当年,这个“误解”加重了安东尼奥尼在中国人眼中的“不怀好意”,两年后,濮老被市政府叫去回忆接待时候的情景,上级组织他们写反驳材料,那篇反驳的文章被登在了《中国建设》上。

说回当天的情景,在安东尼奥尼参观完卫生所后,安排去新巷参观。濮老怕他在路上询问起卫生情况,就继续跟着。没想到,安东尼奥尼不愿意走安排的路线新巷走,往科巷、利济巷那里走。

时隔37年后,“老中医”还在干着老本行

上世纪70年代末,五老村卫生站搬迁了地方,但是名称一直保留。五老村卫生院则在上世纪90年代拆迁合并,中医部分并入了白下区中医院,西医部分并入了蓝旗街卫生院。

濮老在1987年时,做了白下区中医门诊部(白下区中医院的前身)院长,1997年退休。2000年国庆,他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诊所。如今,濮老和老伴身体都不错,儿子继承父业,现在在香港做医生,专门研究自闭症,颇有名望。女儿在金陵饭店做管理工作。

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钟晓敏 见习记者 王凡